

青翠的松苗

杨 啸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75425

内 容 简 介

这本书共收入作者反映少年儿童生活的短篇小说七篇。

作品构思新颖，故事生动，情节曲折，笔调活泼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。

青 翠 的 松 苗

杨 啸

•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16 字数：75千 插图：2

1977年11月第一版 1978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400册

统一书号：7089·39 每册：0.32元

目 录

青翠的松苗	(1)
重要广播	(29)
小兽医其其格	(59)
红医生	(83)
小松树	(101)
一篇特写引起的回忆	(121)
童年的故事	(138)

青 翠 的 松 苗

一、高山顶上红松苗

清晨。红霞满天。

北国的群山，沐浴在玫瑰色的霞光里，显得格外妖娆，格外壮丽。

山坡上盖着白雪。树枝上驮着白雪。微风吹动树枝，树枝上的雪，不时地向下飘荡着，犹如落下团团银色的花瓣。

虽然已是初春季节，可是，小河里的冰还没有溶化。水在冰下流着，发出咕咕咕的声响，如同在唱着迎接春天的歌儿。

陡峭的山坡上，沿着弯曲的山路，走来两个男孩子。

这两个男孩子，头戴狐皮帽，身穿蒙古袍，脚穿黑色长腰牛皮靴，每人肩上扛着一把银亮的小镐

头。

这两个男孩子，长相儿差不多。都是红红的、胖嘟嘟的苹果脸儿，浓黑的眉毛，明亮的大眼睛……不用问，一看就知道这是小哥俩。

是的，这是小哥俩。大的十三岁，叫诺明乎；小的十一岁，叫吉尔格郎。

大清早，这小哥俩，上山来干啥？

他们是要到那最高的山顶上，去取最好的红松苗。取了最好的红松苗，送到北京去……

为这事，小哥俩已经忙活了整整一星期了。

事情是这样的——

听说北京在修建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，小哥俩就琢磨着：为了表示他们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崇敬和热爱，为了表达他们要永远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干革命，应当给毛主席纪念堂献上一件最珍贵的礼物。可是，献什么好呢？他们想呀，想呀，想了好多日子，最后，终于想到了那高山顶上的红松苗……

为什么想到了红松苗？这是有原因的——

他们的阿爸阿妈都在公社工作。他们的爷爷是大队的山林护理员。他们小哥俩，就跟爷爷一起住

在山上。他们在山下的小学校里读书，同时呢，又是爷爷护理山林的小助手。

爷爷曾经对他们讲过：这山上的红松，是北方山林中最坚贞、最圣洁的树木。它，根扎得深，干长得直；雪压不低头，风刮不弯腰；不分冬夏，枝叶长青；百年千年，不老不枯，越长越盛……所以，蒙古族有句这样的谚语：“栽树要栽红松树，养马要养千里驹。”

因此，他们选定了红松苗。

他们选定了红松苗，而且，决定要选取那长在最高最高的山顶上的。

这又是为啥呢？

这是因为，他们想到：那长在最高最高山顶上的红松苗，每天清晨，能够最早迎接太阳出山，最早沐浴到太阳的光辉；每天傍晚，能够最后送太阳下山，最后向太阳的金辉告别；当山下阴云密布，高高的山顶上，仍然是晴空万里；当山下大雨滂沱，高高的山顶上，还照样能受到灿烂阳光的照耀……这长在高山顶上的红松苗啊，和太阳在一起相处的时间最长；它们的身上，接受的太阳的温暖最多。因此呀，它们对太阳的感情也就最深、最厚……小

哥俩在心里想：如果他们都变成青翠的红松苗的话，他们就要变成这样的长在最高最高的山顶上的红松苗！

现在，他们要给毛主席纪念堂送去最珍贵的礼物，当然也就要选取这长在最高最高山顶上的红松苗了！

小哥俩把他们的想法告诉了爷爷。爷爷对他们的想法表示百分之百的赞成。

这里是祖国的北部边疆，离首都北京足有五千里。红松苗怎么送到北京去？

聪明的小哥俩，很快就想出了办法：

离他们住的地方五六里远的一道山沟里，有一个洪格尔小车站。从满洲里去北京的火车，正从这里经过。那是一个很小的车站。站上只有一间小房子，一个工作人员。那工作人员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，既是“站长”，又是售票员。老头儿姓高，热情，和气。小哥俩有时和爷爷一起巡查山林，转到那小车站附近，爷爷便常领上他们到那高老头儿的小屋里去坐坐，喝上口茶。他们小哥俩，到了那里，便叫那老头儿高爷爷。

现在他们便想到了高爷爷，要请高爷爷来给帮

个忙。

他们俩去找高爷爷，事情一说便妥。

高爷爷非常热心地答应：负责替他们托列车上的工作人员，把松树苗捎到北京去；并且，替他们交给建设毛主席纪念堂的有关人员……

于是，两个人便攀登上最高的山顶，去那里仔细地挑选他们要献给毛主席纪念堂的红松苗……

高高的山顶上，阳光格外灿烂，格外明亮。

早春的山风，吹拂着他们的面颊和袍襟。

一棵棵小红松苗，在灿烂的阳光，茁壮茂盛地生长着，舒展着青翠的枝叶，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晃着……它们，生长在这离太阳最近，接受太阳温暖最多的地方，一定是感到非常幸福，非常骄傲，非常自豪吧！

这些小红松苗，多象是在排着整齐的队伍，在向着太阳欢呼，在接受太阳的检阅啊！

他们小哥俩，站在小松苗的队伍中，好象也变成了两棵在接受红太阳检阅的小松苗！

于是，他们也就象那些接受红太阳检阅的小松苗一样，心里感到：无比的幸福，无比的骄傲，无比的自豪！

他们站在高高的山顶上，放眼向远方瞭望。

忽然之间，他们的眼睛好象是穿过千山万水，真真切切地看到了：那照耀着灿烂阳光的北京城，那披着绚丽彩霞的天安门城楼，那宽阔平坦的天安门广场，那喧闹沸腾的毛主席纪念堂建设工地……

于是，他们浑身的热血沸腾起来了！

一棵棵青翠茁壮的小松苗，也好象是知道他们的心意。小松苗们摇晃着青翠的枝叶，好象是满怀希望地在向他们招着手喊：

“快把我选中吧！”

“快把我选中吧！”

于是，小哥俩便在这些小松苗中间，仔细地挑选起来了。

终于，他们选中了两棵最好最好的小松苗……

这是上一个星期日的事了。

今天又是星期日。也正是他们和高爷爷约好了，把松树苗从山上刨下来，送到车站去的日子（昨天下午放了学，他们还到高爷爷那里去了一趟。高爷爷告诉他们：他已经和列车上的同志说好了）。现在，小哥俩就是上山去取松树苗……

是呀，现在正是移栽小松树的最好的季节呀！

小哥俩沿着陡峭的山坡，向着山顶上攀登着。

两只矫健的山鹰，在他们的头顶上飞翔。

太阳升起来了。天上的云霞消散了。远处的天边灰蒙蒙的。天空里飘来了几块灰黄色的云彩……看样子，可能要变天！

小哥俩加快了脚步。

他们很快地登上了最高的山顶，找到了他们已经选好的那两棵红松苗。

两个人便抡起银亮的镜头刨起来了。

二、迟到了半分钟

山区的天气，说变就变。几块黄云跑过去，几块黑云涌过来，眨眼之间，天就阴了。

刮起了风。

飘起了雪……

这时，小哥俩，刚刚把那山顶上的红松苗刨了下来。

山顶上的泥土还没有消开。刨下这树苗来，可真不容易！

小哥俩全都累得满头大汗。

两个人各自撩起袍襟擦擦汗，拿起镐头，扛起树苗就往山下走。

风，越刮越大。

雪花，越飘越密……

两个人扛着树苗，直奔洪格尔小车站。

多亏了经常和爷爷在这一带巡视山林，山是熟悉的山，路是熟悉的路；要不然，这样刮着风，下着雪，恐怕要连方向也辨不清了！

风是顶头风，雪是迷眼雪；再加上，肩上扛着松树苗，走起路来好费劲啊！

费劲也不怕！小哥俩下了决心：一定要在火车到站之前，把松树苗送到车站上！

他们知道：火车到达这个小站的时间，是上午九点三十五分。停车的时间只有一分钟。到了九点三十六分的时候，火车就要从这里开走了。

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呢？他们不知道。他们只知道：早晨从家里出来的时间是六点整。

从六点到九点三十五分，是三个半小时还要多一点。本来，他们想：有这样长的时间，到山上去把松树苗刨下来，再把树苗送到车站上去，是绰绰有余的。

可是，没想到，偏偏遇上了这样的风和雪……

他们顶着风，冒着雪，扛着松树苗，吃力地向前走呀走……

走呀走，走呀走……看看身旁熟悉的山和树，他们知道：离洪格尔小车站已经不远了。

是呀，再翻过前面的这个小山坡，就能看到下面山沟里小车站的那间石头房子了。

“呜——！”

忽然从前方传来了火车的汽笛声！

啊！这是火车即将进站的讯号！

“快跑！”

“快跑！”

小哥俩互相督促着，一同撒开腿向前跑去。

他们跑上前面的小山坡，果然就看见了：山沟里，远远的地方，火车象一条黑色的巨龙，冲破白色的雪幕，摇头摆尾，向前飞奔而来。

车轮轰隆隆地响着。

同时，他们也看见了山坡下的小石头房子。小石头房子的门前，站着高爷爷：他是在迎接火车进站。

小哥俩不顾一切地顺着山坡向下跑去……

火车在小站上停下来了。

火车头呼哧呼哧地喘息着，嘶啦嘶啦地喷着白气。

中间一节车厢的门打开了。年轻的女列车长探出头来，和高爷爷说了两句什么话，随后又转回身去，把车门关住了——今天，在这小站上，既没有人下车，也没有人上车。

小哥俩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他们一边向山坡下跑着，一边高声地呼喊着重：

“高爷爷——！”

“高爷爷——！”

然而，迎面刮来的大风，却把他们的喊声，吹到了他们的身后去。高爷爷那儿，一点也听不到。

他们拚命地跑呀跑，跑呀跑！

离火车越来越近了！

离高爷爷越来越近了……

就在这时，只听见，火车的汽笛又是“呜——”地高叫了一声，随后，唿隆隆地一声响，火车开动了！

当他们跑到高爷爷身边的时候，火车尾部的车厢，正从他们的身边擦过去。

高爷爷听见了他们的喊声，一回头看见了他们俩；老头儿看了看已经开走的火车，又看了看他们肩膀上扛着的松树苗，十分惋惜地说：

“哎呀，我还以为你们俩今天不来了呢！唉，……你们要能早来半分钟就好了！”

小哥俩站在风雪里，望着远去的列车，在白蒙蒙的雪幕中消失了，急得眼里涌出了泪花……

三、高爷爷给想出了主意

着急也没有用，还是另外想办法吧！

小哥俩跟着高爷爷回到小小的石头房子里。

小屋里生着通红的炉火，暖融融的。

高爷爷让他们把松树苗放在屋角的地上，对他们说：

“我看，你们就把松树苗放在这里吧，等下一趟车，我一定给你们捎走！”

下趟车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这他们是知道的：这个小站，只有这次慢车在这儿停车。其它的车，不论是快车和慢车，在这儿都是不停的。而这次慢车，又是只有两个列车往返对开。上行的车和下行

的车，都是每隔三天在这儿经过一次。也就是说，今天的车误了，等下一趟车，就得等到三天以后了！

这怎么能行呢？

他们听爷爷说过：树苗从刨下来到栽上，这中间耽搁的时间越短，成活率越高；成活之后，也生长得越好。如果耽搁得久了，那就不光是不容易栽活，即使栽活了，也会老是孱孱弱弱的，长不好……

小哥俩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高爷爷。

其实，这，高爷爷又何尝不知道呢？

高爷爷看见他们小哥俩急得团团转，也禁不住急得直搓手。

高爷爷想了想，说：

“要不这样吧！等下趟车从这儿经过的时候，你们再去山上，另外弄来两棵小松苗……”

可是，小哥俩摇摇头。他们说：山顶上，再没有比这两棵小松苗更好的了！

这可怎么办呢？

高爷爷想了半天，总算又想出了一个主意来：

从这儿往西走，二十里以外，就是乌兰布拉格车站。那是一个比较大的车站。今天中午十二点四

十分，将有一列快车在那站上停车。如果你们小哥俩能把松树苗送到那乌兰布拉格车站上去，让那列快车给把松树苗捎上，那就不光能把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，并且，那快车，还要比刚才误了的这趟慢车早到北京八、九个钟头。

小哥俩听了高爷爷这个话，高兴得跳了起来，齐声地说：

“好啊！好啊！这太好了！”

“高爷爷！你有这样的好主意，怎么不早点说啊！”

高爷爷思索着，慢悠悠地说：

“我是怕，这二十里风雪山路，你们俩走起来，可不容易啊！”

“没关系！”诺明乎斩钉截铁地说，“别说是二十里，就是三十里、四十里，我们也不怕！”

“对！”吉尔格郎挺起了胸脯，连忙附合哥哥的话，“别说是风雪，就是下雹子、下刀子，我们也不怕！”

高爷爷看到小哥俩的决心这样大，劲头这样足，被他们深深地感动了。他又想了一想，便下了支持他们的决心。说：

“对！有志气的山鹰，偏要到狂烈的风暴中去练翅膀；有出息的骏马，偏要到坎坷的道路上去练蹄腿！好，孩子们！你们去吧，我支持你们！”

小哥俩听了高爷爷的话，高兴地抓住他的手，跳了起来：

“高爷爷！太好啦！你快指给我们去乌兰布拉克的路吧！”

“不要急。”高爷爷说，“你们有这种不怕难、不怕险的劲头，这很好。可是，也千万不能大意。要知道，从这里去乌兰布拉克，这二十里山路，格外难走。再加上，又刮着这么大的风，下着这么大的雪，在这样的天气里，走这段路，就会更是难上加难了！你们俩要记住：在路上，千万要多加小心！”

小哥俩齐声地说：

“好！”

“高爷爷你放心吧！”

高爷爷扭头看了一下放在小桌子上的电话机，又说：

“你们俩从这里一出发，我就给那边站上打电话去。那里的站长姓杜，是个女的。我把你们的事告诉她，让她替你们和列车上的同志联系。你们去